

雙
井
錄

三
四

15
1907
3

15
1907
3

輟耕錄卷第三

正統辯

至正二年壬午春三月十有四日上御咸寧殿中書右丞相脫脫等奉命史臣纂修宋遼金三史制曰可越二年甲申春三月進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冬十一月進金史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又明年乙酉冬十一月進宋史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初會稽楊維禎嘗進正統辯可謂一洗天下紛紜之論公萬世

而爲心者也惜三史已成其言終不見用後之秉史
筆而續通鑑綱目者必以是爲本矣維禎字廉夫號
鐵崖人咸稱之曰鍊史先生泰定丁卯李黼榜相甲
及第以文章名當世表曰至正三年五月日伏觀皇
帝詔旨起太梁張京兆杜本等爵某官職專修宋遼
金三史越明年史有成書而正統未有所歸臣維禎
謹撰三史正統辨凡二千六百餘言謹表以上者右
伏以一代離合之殊固繫乎天數盛衰之變萬年正
閏之統實出於人心是非之公蓋統正而例可興猶
綱舉而目可備前代異史今日兼修是非之論旣明

正閏之統可定奈三史雖有作而正統猶未有歸共
惟世祖皇帝以湯武而立國皇帝陛下以堯舜而爲
君建極建中致中和而育物惟精惟一大一統以書
元嘗恠遼金史之未成必列趙宋編而全備芸臺大
啓草澤高升宜開三百載之編年以垂千萬代之大
典豈料諸儒之謙筆徒爲三國之志書春秋之首例
未聞綱目之太節不舉臣維禎素讀春秋之王正月
公羊謂大一統之書再觀綱目之紹春秋文公有在
正統之說故以始皇二十六年而繼周統高祖成功
五年而接秦亡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於

滅盜而不始於武德稽之千古證之于今況當世祖
命伯顏平江南之時式應宋祖命曹彬下江南之歲
親傳詔旨有過唐不及漢之言確定統宗有繼宋不
繼遼之禪故臣維禎敢痛排浮議力建公言挈太宋
之編年包遼金之紀載置之上所用成一代可鑒之
書傳之將來永示萬世不刊之典冒干天聽深懼氷
兢下情無任瞻天望闕激切屏營之至辨曰正統之
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天
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
曆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

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
秋萬代之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
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
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
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強
梁之力僭偽之名而論之也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
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
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以儕吳魏使漢嗣
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後有作元經
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

者等耳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於群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降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春秋之大一統也然則今日之修宋遼金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辨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主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諸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曆

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于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豬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於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執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太遼之號復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于天祚凡七主歷一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釁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

而議者以遼乘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再考金之有國矣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尅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爲君長保其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爲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弔辭以告和結爲兄弟晚年且遼爲翁而宋爲孫矣此又其說之曲而陋也漢之匈奴

唐之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爲紀傳而以漢唐爲正統必以吳魏爲分繫而以蜀漢爲正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爲篡逆不當合爲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爲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爲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唐謂之承晉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

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爲閏以宋統不爲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太唐宗廟而自稱爲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周繼漢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曆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爲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爲統也宋不必膺周接漢接唐以爲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爲南史爲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夷虜不在社

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以主生靈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餘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爲游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絕爲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爲僞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

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太統漢家之尼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爲游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前漢之比耳又非劉蜀牛晉族屬踈遠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仍在江東弒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僞斥之乎此宜不得以南渡爲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國于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

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者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秦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太一統者當在乎宋而不在乎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可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太一統之旨而

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爲統至於拂天數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也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爲何時待今聖人爲何君也哉於乎春秋大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太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膺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太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代商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太統始集焉

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畢則我元之太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太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太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爲豫章

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於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於乎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修於唐唐史修於宋則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談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又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予爲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爲律吐辭爲經而正統太筆

不自豎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貽千載綱目君子之笑爲厚耻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我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親覽經史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定修三史以繼祖宗未遂之意甚盛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爲未定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而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槩乎其無以爲言也於乎司馬遷易編年爲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

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
徇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爲宋遼金正統辨以伺
千載綱目之君子云若其推子牛卵酉及五運之王
以分正閏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論君子不取也吾
無以爲論

貞烈

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淮安王伯顏以中書
右相統兵入杭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王昭儀
者題滿江紅詞于驛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
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

蓮臉君主側忽一朝輦鼓揭天來繚華歇龍虎散風
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霑襟血驛館夜
驚塵上夢官車曉碾關山月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
圓缺昭儀名清蕙字冲華後爲女道士五月二日抵
上都朝見世皇十二日夜故宋官人安定夫人陳氏
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
夫人遺四言一篇於衣中云旣不辱國幸免辱身世
食宋祿羞爲北臣妾輩之死守於一貞忠臣孝子期
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書明日奏聞上命斷其
首縣全后寓所夫此四人之貞烈視前日之託隱憂

於辭章者相去蓋萬萬矣是年丞相偏師徇台台之
臨海民婦王氏者美姿容被掠至師中千夫長殺其
舅姑與夫而欲私之婦誓死不可自念且被汚因陽
曰能俾我爲舅姑與夫服暮月乃可事主君千夫見
其不難於死從所請仍使侍婦雜守之師還挈行至
嶮過上清風嶺婦仰天竊嘆曰吾知所以死矣即齧
拇指出血寫口占詩於崖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
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此身料得幾時
回兩行清淚偷頻滴一片愁眉鎖未開迴首故山看
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寫畢即投崖下以死死之日

距今且將八九十年石上血債起如始寫時不爲風
雨所剝蝕予昔過其下尚能讀所寫詩嶮丞徐君端
樹石祠刻碑於死所浙東元帥白野泰不華公字兼善狀元及第守越日爲立廟像鄉之人私表曰貞婦著作李
五峯先生孝光爲記郡上其事于朝請封如民所表
先是岳州破時韓氏爲游卒所掠以獻諸王將韓知
必不免乘間赴水死越三日有得其屍於練裙中題
五言長句曰宋未有天下堅正臣禮秉開國百戰功
每陣惟雄整及待周幼主臣心常炯炯帝曰卿北伐
山戎今有警死狗莫擊尾此行當繫頸即日辭陛下

盡敵心欲逞陳橋忽兵變不得守箕穎禪讓法堯舜
民物普安靜有國三百年仁義道馳聘未改祖宗法
天胡肆太青細思天地理中有幸不幸天果喪中原
大似裂冠社君誠不獨活臣實無魏丙失人焉得人
垂戒嘗耿耿江南無謝安塞北有王猛所以戎馬來
飛渡以陵境大江限南北今此一舸艤本期固封疆
誰謂如畫餅烈火燎昆岡不辨金玉礦妾本良家子
性僻守孤梗嫁與尚書兒衛署紫蘭省直以才德合
不棄宿瘤瘦初結合歡帶誓比日月晒鴛鴦會雙飛
比目願常並豈期金石堅化作桑榆景旄頭執正然

串尤氣先屏不意風馬牛復及此燕郢一方遭劫虜
六族死俄頃退鷁落迅風孤鸞弔空影簪堅折白玉
瓶沉斷青綆一死空冥府憂心長炳炳意堅志不移
改邑不改井我本瑚璉器安肯作溺血志節匪轉右
氣噓如吞鯁不作爇火然願爲死灰冷貪生念麴蛾
乞憐羞虎奔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皇天如有知
定作血面請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嶺此詩士大夫
多稱道之韓名希孟年十有八魏公五世孫襄陽賈
尚書之子瓊之婦死且三十年而其萊爽不昧復能
託夢趙魏公爲書其詩則節婦之名因公之翰墨而

愈不朽矣又岳州徐君寶妻某氏亦同時被虜來杭
居韓蘄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其王者數欲犯
之而終以巧計脫蓋某氏有令姿王者弗忍殺之也
一日王者怒甚將即強焉因告曰侯妾祭謝先夫然
後乃爲君婦不遲也君奚用怒哉王者喜諾即嚴妝
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飲泣題滿庭芳詞一闕于壁上
已投大池中以死詞曰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
政風流綠窓朱戶十里爛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
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
百載典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

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
夜岳陽樓枕徐子祥與韓府居相隣嘗聞長老嗟悼
之及見所書詞故能言其詳某氏余偶忘其姓噫使
宋之公卿將相貞守一節若此數婦者則豈有賣降
覆國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爲萬世之罪人也

岳鄂王

岳武穆王飛墓在杭棲霞嶺下王之子雲附焉自國初
以來墳漸傾圯江州岳氏諱士迪者於王爲六世孫
與宜興州岳氏通譜合力以起廢廟與寺復完美久
之王之諸孫有爲僧者居墳之西爲其廢壞廟與寺

靡有子遺天台僧可觀以訴于官時何君願貞爲湖州推官河君敬仲九思以書白其事田之沒於人者復歸然廟與寺無寸椽片瓦會李君全初爲杭總管府經歷慨然以興廢爲已任而鄭君明德元祐爲作疏語曰西湖北山褒忠演福禪寺竊見故宋贈太師武穆岳鄂王忠孝絕人功名蓋世方略如霍驃姚不逢漢武徒結志於亡家意氣如祖豫州乃遇晉元空誓言於擊楫賜墓田棲霞嶺下建祀祠秋水觀西落日鼓鍾長爲聲寃於草木空山香火猶將薦爽於淵泉豈期破蕩子孫盡壞久長規制典祔田隳佛宇春

秋無所忝嘗塞墓道毀神棲風雨遂頽廟貌休留夜啼拱木躑躅春開斷垣淚落路人事關世教蓋忠臣烈士每詔條有致祭之文豈任子野僧攬國典出募緣之疏望明有司告之臺省與聖天子錫之丰璋褒忠義在天之靈激生死爲臣之勸周武封比于墓事著遺經唐宗建白起祠恩覃異代疏成郡人王華父一力興建於是寺與廟又復完美且杭州申明浙省轉咨中書以求褒贈適趙公子期在禮部倡議奏聞降命勅封並如宋止加保義二字自我元統一甲夏以來名人偉士多有詩弔之不下數十百篇其最膾

炙人口者如葉靖逸先生紹翁云萬古知心只老天
英雄堪恨亦堪憐如公少緩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
年漠漠凝塵空偃月堂堂遺像在凌烟早知埋骨西
湖路悔不鴟夷理釣船趙魏公孟頫云岳王墳上草
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
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
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高則誠先生明云莫向
中州嘆黍離英雄生死係安危內廷不下班師詔絕
漠全收大將旗父子一門其伏節山河萬里竟分支
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潘子素先生純

云海門寒日澹無輝偃月堂深晝漏遲萬竈貔貅江
上老兩宮環珮夢中歸內園羯鼓催花發小殿珠簾
看雪飛不道帳前胡旋舞有人行酒着青衣林清源
先生泉生云誰收將骨葬西湖已上他年必沼吳孤
冢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棲鳥廟堂短計慚嫠婦
宇宙惟公是丈夫往事重觀如敗局二龕燈火屬浮
屠讀此數詩而不墮淚者幾希然賊槍欺君賣國雖
擢髮不足以數其罪翻四海之波不足以洧其惡而
武穆之精忠靄然與天地相終始死猶生也彼思陵
者信任姦邪竟無父兄之念亦獨何心哉故余亦有

詩云精忠祠宇西湖上再拜荒墳感昔遊斷碣草深
蒙嶽巖空山日落叫輶輶天移宋祚難恢復帝幸燕
雲困虜囚逆檜陰圖傾大業思陵無意問神州偷安
甫遂邦家志飲痛耳忘父毋讐信使北和憐屈膝策
文南駐忍含羞兩宮五國瞻征幟丹詔班師下節樓
萬里長城真自壞中興武績遂云休烏乎竟死姦邪
手顛沛誰爲社稷憂黯黯冤魂遊狴狂紛紛雨淚灑
貔貅唯餘滿地衰弘血不見中流祖述舟氛斐已塵
金匱匪冕旒終換錢堯鏊姓各竹帛書千載父子英
雄上丘老樹尚知朝禹穴遺黎總解說王猷復田

起廢憐僧寺移檄褒嘉賴省侯聖世即今崇祀典作
看寵渥到松楸精忠宋所賜廟額此詩在宋曾加封
前作故云時至正己丑也

木乃伊

回回田地有年七十八歲老人自願捨身濟衆者絕不
飲食惟澡身啖蜜經月便溺皆蜜既死國人殮以石
棺仍滿用蜜浸鑄志歲月于棺蓋瘞之俟百年後啓
封則蜜劑也凡人損折肢體食少許立愈雖彼中亦
不多得俗曰蜜人番言木乃伊

殘支體攬珠襦玉柙焚其齒棄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爲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耽耽餓虎事露奈何唐曰余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窠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木爲匱復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遺之藪地以藏爲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美餘酬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哀陵骨雜

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感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禍淫不爽流傳京師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挫首禍者北焉山陰人始有藉藉傳唐氏者由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聲生執長若胥江掀八月之濤名雖高困固自若明年巳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歸忽坐瘳息奄奄若將絕者良久始蘇曰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導我往觀闕巍我宮宇靚麗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殿上數黃衣貴人逡巡降揖曰籍君掩骸其有以報唐乃陞謁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寔且貧兼無

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
拜謝降出遂覺罔不知其何也踰時越有治中袁俊
齋至始下車爲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一
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
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
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款益篤
叩知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
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迎爰諏爰度不
數月二事俱愜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
公田所費一自表出人固奇唐之節而又奇唐之

遇兩高之曰二公真義士義士爾後獲三丈夫子
立頌頌凡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咄咄怪事
乃如此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
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箠問饒形南面欲起
語野麕尚中東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
土六合忽怪事蛻龍掛茅宇老夫鑒區區千載護風
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
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勞
歷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曰珠亡忽震蛟龍
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

神驚一坏自築珠丘土雙匣親傳三國經只有春風
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
寒起莫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冕
玉鴈又成埃班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
家一騎奉香來余客錢唐久熟悉其事唐至今無恙
靈卿既具聞始末謂端笑曰江左運窮天水源涸宋
之亡非有商辛流毒爲白旄黃鉞之招也直以千載
河清不合執一太火運移衣冠道盡臥榻側難容他
人鼾睡耳聖朝量包覆燾恩完猶戒煦育亡國遺胤
坦無驚猜何物異端無忌憚敢爾至今言之可爲痛

哭已抑吾不能無慨異時會稽近畿世家林立雖蓬
萊清淺陵岸變遷豈無一二慷慨僅存者卓哉斯舉
乃出閭里一寒士何歟豈所養非所用而民彞物則
獨具於執卑位下者之資稟與余又怪世之言命者
窮通禍福罔不在厥初生一成而不可變今忠義所
感定命靡常六極轉移易若反掌乃知元命自作多
福自求樞機由人雖天有所不能制聖言豈欺我哉
一分行通神明捷於影響況力又有大者其積彌厚
其澤當彌長又可以槩量乎哉吾謂趙氏昔者家已
被程嬰公孫杵臼強有其真孤今者國已亡唐君玉

潛匿藏其真骨兩雄力當無能優劣以其繫人倫關
世教有足多尚援筆以紀待編野史者采焉此雲溪
羅先生有開所撰也先生德與人董石林古翁題其
後曰釋談熏天墨毒殘骨不啻鞭屍則骸之慘執張
威懾孰攬其鋒儒流唐進士念世籍陽和生育雨露
涵濡之恩忠憤激發毀室均質仗義集儔潛遺骸於
暴露之後拔游魂於獸觸之中身首免異處支體脫
烈炎視漆身噴鉞者盡在下風精誠動天奇節震世
錫佳麗偶送麒麟兒陽施陰報捷若影響善者勸矣
詹厚齋載道復題曰嘗疑武王伐商劍鉞斬擊事竊

意王者之師未必爾也紂死矣既擊之又斷其首注
禾白不也甚乎當時舉天下無非之者而西山餓夫
獨非之昌黎頌之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
萬古而不顧者也會稽諸陵非有商辛之虐不幸而
遭焚崇當時曾無一人動孟陽之哀者嗚呼痛哉唐
生一寒士耳其執位非如孤竹君之子徒以故國遺
黎不忍視其上之人之禍之慘憤激於中毀家取義
爲人所不敢爲於不可爲之時深謀秘計全而歸之
智名勇功足以驚世絕俗視伯夷固未易同日語而
一念之烈行之而不顧豈非韓子所謂千百年乃一

人者與余讀羅君所爲傳爲之掩卷泣下嗚呼尚忍
言哉天地惟一感應之理有感必應其得報固其理
耳不然天者有時而難必神者有時而難明善者急
矣厥後越有新治中來聞其事異其人下車首物色
得之亟拜亟爲禮羅而致之館下又從而振德之唐
固義士治中亦偉人皆出秉彝好德之真徵唐君不
能成治中之義微治中不能著唐君之忠是大有功
於人倫世教者也此傳之所以不可不作也皇慶二
年夏五月題及見遂昌鄭明德先生元祐所書林義
士事蹟云宋太學生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

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
遇物即以夾投籬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
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
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
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一十首其一絕曰一坏未
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
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暮
鴉水到蘭亭更嗚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喬山弓
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
一騎捧香來餘七首猶悽怨則忘之葬後林於宋常

朝殿掘冬青一株置於所留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籠所藏尋常蠓螋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一首有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劈歷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此五詩與前所錄語句微不同詩中有雙匣字則是收兩陵骨之意得非林義士詩羅雲溪以傳者之誤而寫入傳中者乎但曰移宋常朝殿冬青植所函土上而作冬青詩吾

意會稽去統止隔一水或者可以致之若夫東嘉相望千餘里豈能容易持去縱持去又豈能不枯瘁作如此想則又疑是唐義士詩且葬骨一事豈唐方起謀時林已先得高孝兩陵骨邪抑得唐所易之骨耶蓋各行其所志不相知會理固有之載考之齊人周草窓先生密蔡辛雜識所記云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八月楊髡發陵之事起於天長寺福僧聞號西山者成於演福寺剡僧澤號雲夢者初天長乃魏憲靖王墳寺聞欲媚楊髡遂獻其寺旋又發魏王家多得金玉以此起發陵之想澤一力贊成之俾泰寧寺僧宗

愷宗父等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爲名告詞
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及凶黨如沈照磨之徒部冷
以夫發掘時有中官陵使羅銑者守陵不丟與之極
力爭執爲澤痛箠脇之以刃令其逐去大哭而出遂
先啓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極多惟理
宗之陵所藏尤多啓棺之初有白氣亘天蓋寶氣也
理宗之屍如生其下皆籍以錦錦之下承以竹絲細
簾一小廝攫取擲地有聲乃金絲所成或對云含珠
有夜明者乃倒縣其屍樹間瀝取水銀如此三日竟
失其首或謂西番僧回回其俗以得帝王髑體可以

厭勝致富故盜去耳事竟羅陵使買棺製衣收斂大
慟番絕隣里爲之感泣是夕聞西山皆有哭聲凡晝
夜不絕至十一月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陵孟章吳
謝四后陵初欽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請於金人欲
歸梓宮凡六七年而後許以梓宮還行在高宗親至
臨平奉迎易總服寓于龍德別宮一時朝野以爲太
事諸公論功受賞費於官帑者不貲先是選人楊偉
貽書執政乞秦聞命大臣取神觀之最下者斲而視
之旣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槨
仍納袞冕罩衣於槨中不改欽從之至此被發掘斂

微二陵皆空無一物微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
檠一枚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真偽不可知不欲逆詐
亦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
嘗還也高宗陵骨髮盡化畧無寸餘止錫器數件端
硯一隻視爲澤所得孝陵亦蛻化無餘止頂骨小片
內有玉鑪瓶一副古銅鬲一隻亦爲澤所得昔聞有
道之士能蛻骨而仙未聞并骨蛻者真天人也若光
寧與諸后優然如生羅陵使亦如前棺歛後悉從火
化可謂忠且義矣當與張承業同傳陵中金錢以萬
計皆爲屍氣所蝕如銅錢狀以故諸兒棄而不收往

往爲村民所得聞有得猫睛異寶者一村翁於孟后
陵得一髻其髻長六尺餘其色紺碧髻根有短金釵
遂取以歸以其帝后遺物皮置佛堂中奉事之自此
家道寔豐凡得金錢之家非病即死翁恐甚亟送龍
洞中而此翁今成富家矣方移理宗屍時澤在傍以
足蹴其首以示無懼隨覺奇痛一點起於足心自此
苦足疾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二聞旣得
恚且富不義之財復倚楊晃執豪奪鄉人產業後爲
鄉夫二十人伺道間屠而鬻之罪不加衆各不過受
杖而已其愷與楊晃分賊不平已受杖死尚有父在

據此說則雲溪所傳歲月絕不同蓋嘗論之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巳酉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竊恐此時庶事草創而妖髡得以肆其惡與妖髡就戮群兇接踵陷於非命天之所以禍淫者亦嚴矣但云高宗陵骨髮盡化孝宗陵頂骨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者何骨也林義士所收者又何骨也惜余生晚不及識宋季以來老儒先生以就正其是非姑以待熟兩朝典故之人問焉

相術

國初有李國用者自北來稅能望氣占休咎能相人其人崖岸倨傲而時貴咸敬之謝后諸孫字退樂者設卑饌延致至即據中位省幕官皆坐下坐不得其一言以及禍福時趙文敏公謂之七司戶與謝嫺戚屈來司飯文敏公風瘡滿面李遙見即起迎謂坐客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即面君公輩記取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海方襄陽未破時世皇命其即軍中望氣行踰三兩舍過還奏曰臣見卒伍中徃徃有台輔器襄陽不被江南不平置此人於何地噫李之術亦神矣國用登州人嘗為卒遇神仙教以觀日之法

能洞見肺腑世稱神相

前輩謙讓

延祐間興聖宮成中官李丞相邢寧傳奉太后懿旨命趙集賢孟頫書額對曰凡禁扁皆李雪菴所書公宜秦聞既而命李趙偕至雪菴處雪菴曰子昂何不書而以屬吾邪李因具言之雪菴遂不固辭前輩推讓之風豈後人所可企哉

不苟取

胡汲仲先生長儒號石塘特立獨行剛介有守趙松雪嘗為羅司徒奉鈔百錠為先生潤筆請作乃父墓銘

先生怒曰我豈為宦官作墓銘邪是日先生正絕糧其子以精白坐上諸客咸勸受之先生卻愈堅觀此則一毫不苟取於人從可知矣故雖凍餒有所不顧也先生送蔡如愚歸東陽詩有云薄糜不繼襖不爇謳吟猶是鍾球鳴語之曰此余秘密藏中休糧方也

論詩

虞伯生先生集楊仲弘先生載同在京日楊先生每言伯生不能作詩虞先生載酒請問作詩之法楊先生酒既酣盡為傾倒虞先生遂超悟其理繼有詩送袁伯長先生柳扈駕上都以所作詩介他人質諸楊先

生先生曰此詩非虞伯生不能也或曰先生嘗謂伯生不能作詩何以有此曰伯生學問高余曾授以作詩法餘莫能及又以請趙魏公孟頫詩中有山連閣道長留輦野散周廬夜屬橐之句公曰美則美矣若改山爲天野爲星則尤美虞先生深服之故國朝之詩稱虞趙楊范揭焉范即德機先生棣揭即曼碩先生傑也嘗有問於虞先生曰仲弘詩如何先生曰仲弘詩如百戰健兒德機詩如何曰德機詩如唐臨晉帖曼碩詩如何曰曼碩詩如美女簪花先生詩如何笑曰虞集乃漢廷老吏蓋先生未免自負公論以

爲然

賢妻致貴

程公鵬舉在宋季被虜於興元版橋張萬戶家爲奴張以虜到宦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即竊謂其夫曰觀君之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爲去計而其心於此乎夫疑其試已也訴於張張命簪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爲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訴于張張命出之遂將於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鞋一易程一履泣而曰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年十七八以陰補入官迨國朝統一海宇

程爲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其爲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携向之鞵履往與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過夜未嘗解衣以寢每紡績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已女將半載以所成布匹償元粥餼物乞身爲尼吾妻施資以成其志見居城南某菴中所遣人即往尋見以曝衣爲由故遺鞵履在地尼見之詢其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參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鞵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鞵履復全吾之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爲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參政未嘗娶終不出

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興元路路官爲具禮委幘屬李克復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爲夫婦焉
奇遇

揭曼碩先生未達時多游湖湘間一日泊舟江渚夜二鼓攬衣露坐仰視明月如畫忽中流一櫓漸近舟側中有素妝女子歛衽而起容儀甚清雅先生問曰汝何人荅曰妾商婦也良人久不歸聞君遠來故相迎耳因與談論皆世外恍惚事且云妾與君有夙緣非同人間之淫奔者幸勿見卻先生深異之迨曉戀戀不忍去臨別謂先生曰君大富貴人也亦宜自重因

留詩曰盤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閒時來喫茶黃土築
牆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荊花明白舟阻風上岸沽酒
問其地即盤塘鎮行數步見一水仙祠墻垣皆黃土
中庭紫荊芬然及登殿所設像與夜中女子無異余
往聞先生之姪孫立禮說及此亦一奇事也今先生
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可知神女之言不誣矣

賢烈

戴石屏先生復古未遇時流寓江右武寧有富家翁愛
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歸計妻問其故告
以曾娶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釋盡以奩具贈夫

仍餞以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殘
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往一分
愁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
處把杯酒澆奴墳土夫既別遂赴水死可謂賢烈也
矣

挽文丞相詩

宋丞相文公

天祥

其事載在史冊雖使三尺之童亦能

言其忠義翰林學士徐威卿先生

世隆

有詩挽之曰

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
日忠如蜀將斫顏時乾坤日月華夷見嶺海風霜草

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寫新詩可謂善風刺者矣虞伯生先生集亦有詩曰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爲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須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前灑淚時讀此二詩而不泣下者幾希禱雨

往往見蒙古人之禱雨者非若方士然至於印令旗劍符圖氣訣之類一無所用惟取淨水一盆浸石子數枚而已其大者若雞卵小者不等然後默持密呪將石子淘漉玩弄如此良久輒有雨豈其靜定之功已

成特假此以愚人耳抑果異物耶石子名曰鮓答乃走獸腹中所產獨牛馬者最妙恐亦是牛黃狗寶之屬耳

廣寒秋

虞邵菴先生集在翰苑時宴散散學士家歌兒郭氏順時秀者唱令樂府其折桂令起句云博山銅細裊香風下句而兩韻名曰短柱極不易作先生愛其新奇席上偶談蜀漢事因命紙筆亦賦一曲曰鸞輿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暮桑榆深渡南瀘長驅西蜀力拒東吳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虛造物

乘除問汝何如早賦歸歟蓋兩字一韻比之一句兩韻者爲尤難先生之學問該博雖一時娛戲亦過人遠矣折桂令一名廣寒秋一名天香第一枝一名蟾宮引今中州之韻入聲似平聲又可作去聲所以蜀術等字皆與魚虞相近

無恙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楚辭九辨曰還及君之無恙說苑魏文侯語倉庚曰擊無恙乎又曰子之君無恙乎漢書元帝詔貢禹曰今生有恙何至不已乃上疏乞骸骨聘禮亦曰公問君賓對

公再拜鄭注云拜其無恙者顧愷之與殷仲堪踐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隋日本遣使稱日出處皇帝致書曰沒處皇帝無恙神異經曰北方太荒中有獸咋人則疾名曰獠獠恙也嘗入人室屋黃帝殺之人無憂疾謂之無恙爾雅曰恙憂也應劭風俗通曰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食人心大患苦之凡相問曰無恙恙或以爲獸或以爲蟲或謂無憂廣平祿書兼取憂及蟲事物紀原兼取憂及獸廣韻獠字下云獠獸如獅子食虎豹及人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噬蟲善食人心是獠恙二義神異經合而一之則誤矣

不亂附妾

維揚秦君昭妙年游京師其執友鄧載酒祖餞既而昇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爲部主事某人所買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達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爾秦勉強從命迺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蟲蚋可畏內之帳中同寢直抵都下置舍館主婦處持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與家眷來耶曰無有主事意極不悅隨以小車取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啓簡附便驛報吾鄧公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公付

託之意矣遂相與痛飲盡歡而散夫柳下惠夜宿郭門有女子來同宿恐其凍死坐之于懷至曉不爲亂顏叔子獨居夜大雨有女子投之令其執燭至明不志故千古以爲美事今秦之於此女子也相從數千里飲食起居無適而不同又非造次顛沛者之比可謂厚德君子矣後秦之子孫咸至顯官

